

## 遇见和被遇见

□孙莉

龙江故事

第一次遇见他，是在冰雪消融的季节。他拖着残腿，拿着掉了漆皮的搪瓷缸子，低着头，用羞涩的目光注视着行人的步履和手，还有匆匆而过的行人的脸。

我走过他身边。看他俯在潮湿的水泥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的模样时，心被一只手撕扯了一下，很疼。那是他的手，虽然布满了冻疮，却很洁净。我打开手包拉锁，从里面找出一元绿色的纸币，放到他面前的缸子里。那一刻，我低着头，不敢看别人也怕被别人看见。那一刻，我很窘迫，就好像我在乞讨。

第二次遇见他，是丁香花开的季节。北国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大街小巷的绿化带上，盛开着一丛丛的丁香花。那一天，为了享受丁香的馨香，我在“五一”假期的第一天走出家门。忽然间，我在丁香花的花丛中看到了他，依然拖着那条残腿，依然在残腿边放着磨得放着黑光的拐，面前放着的却是一个小包裹，里面放着几双被塑料袋包裹着的胶皮手套、身份证套封、手机套等等小物品，他在叫卖：手套3元一副，身份证套1元3个。叫卖的声音很低，目光是游弋羞涩的。我走过去，买了一副胶皮手套，买下3个身份证套。他收下我递到面前的五元钱，从挎包中找出一元纸币递给我。我摇摇头，转身离开。他拖着残腿扑到我面前，手里举着那一元钱，面红耳赤……

我有些难为情地收下了一元钱。他已经不再需要怜悯。那一刻，我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有时候的枉施怜悯，是对被怜悯的人一种无形的伤。

第三次遇见他，是在这个秋季。我去家附近的修鞋铺去修鞋。鞋铺里面的物品摆设依旧，只是修鞋位置上却已易人。原来的修鞋人，是位年逾50的中年人，此时是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，正用明亮的略有羞涩的眼睛看着我。我的心被这双眼睛触动了一下，好像似曾相识。我坐在修鞋人面前的小凳子上，脱下鞋，递给他：钉鞋跟。

他用有些羞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，接过鞋，认真地修起来。我看得出，他修鞋的技术不是很好，手指有些笨拙。他修完的一只鞋，鞋跟钉得有些歪，几次重新钉，我几次都冲动地想制止他，怕把鞋跟钉坏了，可是，我都压住了冲动。让他钉吧，大不了就是一双鞋，已经穿了3年了，即使修坏了，也穿得够本了。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新手，别因为我而伤了他修鞋的自尊。

我把眼睛离开他修鞋的手，开始打量起这间修鞋铺的一些细微改变。目光落到修鞋匠身后的放着黑光亮的拐上，我再看看面前这位修鞋的人，我知道了他是谁。

我轻轻地说：记得这里原来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修鞋师傅。

他说：他回老家了，他出来好几年了，想家了。我就把这鞋铺兑下来了。我和他学了几天手艺。修鞋这活儿看起来简单，真干起来，还真挺难。前几次我给人家修鞋时，用修刀把人家鞋跟上的皮层刮坏了，人家气得把鞋扔在我这里让我赔。我真不想再干了，刚才，我正想着怎么能尽快地兑出去，你来了。我很害怕把你的鞋再修坏了。

我忙说：没关系，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不偏跟就行。

其实，一双鞋的鞋跟，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钉好，他却用了半个多小时。我发现，他不仅仅是技术不娴熟，而是怕，怕修坏的那种小心翼翼。

我穿上鞋。一个鞋跟，钉得好，钉得不好，只是形式上的，踩在脚底下，都是一样的。我对他说，你修得真仔细，真好，我是路过进来修穿的这双，我家离这里很近。

他有些吃惊有些腼腆地看看我，半信半疑地点点头。继而，他说：你什么时候来，我想在门外贴个告示，兑出去。

我说，很快。我出了修鞋铺，急走回家，翻出所有的鞋，把应该修和不需要修的几双旧鞋装到几个塑料袋中，匆匆返回修鞋铺。修鞋人正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有些不太好看的大字：此修鞋铺兑出。

他看见我，惊讶地半张着嘴，脸上陡然升腾出一片红晕。我对他点点头，说，你慢慢修吧，都是不急穿的，放到你这里好了，过几天我再取。

一周后的周日下午，我在母亲家找了几双鞋又来到了这个修鞋铺。我看到已经被他修理好的一双双鞋，被他用鞋油打得锃亮摆放在修鞋架上，都是我送去修的鞋。他手里正在修着一双鞋，一个年轻女士坐在她面前的小凳子上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，坐着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妪。她的手里拎着一双鞋。

他看到了我，有些羞涩地笑了，说：谢谢你的鼓励，让我坚持了下来。你的那些鞋，一共是7双，我都修好了，在那里。他指了指放鞋的鞋架。

我说：我来取修好的，又送来了要再修的，我放到这里，不急，你慢慢修吧。

秋日的天空很蓝，云很白。  
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，很暖。

## 油灯

□郭志筠

时光

父亲用子弹壳做的油灯，是儿时漫长冬夜家里唯一的光源。

那是一枚从战场带回来的子弹壳，将弹壳底部的黄铜去掉，灯芯穿入，在距弹壳底部三四毫米处对称开两个圆形的口，弹壳底部的凹槽卡在药瓶的金属盖上，把柴油注入瓶中，用火柴在子弹壳的圆形口中将灯芯点燃。待灯芯充分燃烧，将火柴移到子弹壳顶部，再将灯芯燃烧后的浓烟点燃，油灯顶端立刻跳跃起黄色的火焰。

经过二次燃烧的油灯，比起普通的油灯少了许多油烟，增加了些许光亮。在没有电灯的日子里，这盏特别的小油灯让我在小伙伴中间着实“炫”了一把。这增添的一点光亮，让我在油灯下写作业心情也敞亮了许多。

写作业用的是爸爸“推荐”的蘸水钢笔。蘸水笔写字必须认真：平稳、匀速、用力适当、不轻不重。快了，尖锐的笔尖会把纸划破。慢了，笔尖上的墨水会脱落落在本子上“下蛋”，污染掉一大片写好的作业。

一支蘸水笔尖3分钱。塑料的笔杆1毛5分钱，五颜六色很漂亮。便宜一点有木制的9分或者1毛。实在不行可以把高粱秆截一节，插上笔尖一样使用。只是高粱秆易折，不过倒也无纺，高粱秆像“牛粪”一样有的，折了就换很方便。蘸的墨水是用五分钱的墨水片调制的墨水。五分钱墨水片可以调一大瓶墨水，能使用一学期。所有的吸水钢笔都不能使用自调墨

水，烂囊。

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，每一样物件都无法轻易得到，每一分钱东西都要物尽其用，考量着人们生活的智慧。

在堂屋和伙房之间有个小窗，油灯端坐在伙房一侧的窗台上，灯光透过小窗奉献堂屋一方小小的光芒。小小的油灯，燃起了两个屋子的光明。

借着油灯透过窗户的光，坐在窗下看当年“高大上”的“小人书”，这是写完作业后我对自己的奖赏，是最有意思的课外活动。和大多数的男孩子一样，小的时候我喜欢看“打仗”的“小人书”，爸爸怜子心切，几乎是有求必买。

解放前，爸爸生活在一个叫前阳的小山村，十七岁便跟随四野从老岭下战斗到万泉河边。精巧的油灯出自爸爸厚实而残缺的手。

他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一次，是在大凉山失去了那节手指。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难得一日晴空万里，爸爸他们正在抢修汽车，突遇敌军轰炸。炮火炸起的一个钢管带着哨音从天而降，爸爸一把推开一起修车的战友（同车副司机）。刚刚躲过钢管的“空袭”，还没缓过神来，感觉又有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爸爸迅速地就近滚进一个炸弹坑里。随后一声巨响，尘土铺天盖地，地动山摇，爸爸顿时失去了知觉。爸爸醒过来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埋在泥土里，只有脑袋露在外边，战友们正围着他，用双手把他从泥土里

## 《天鹅》金秋主题新诗会

来稿选登

## 何时何地

□安海茵

“无论何时何地，  
请勿要忘记我想起。”  
这个旧电影一般的  
以告别为主题的秋天  
吞下群山的黄昏  
以及每一封寄给骑手的信

实际上 在银杏树的泪水之前  
我的就浇透了中年伤逝的脸——  
喂养与惩罚  
本地人的铤而走险  
风帆是天空的表情  
一首歌将命运的隐喻收入囊中

## 秋水

□毕诗春

这个秋天  
我的北方，月光如水  
残余的暖，滋润着时光的白发  
和我苍白的容颜

我分明看见，  
你躲在收获的喜悦里，泪花鲜艳  
被丰润遮住的门扉很美  
秋风乍起，马和草原金光闪闪

我和我善良的马匹  
在北方五谷丰登的大平原  
安顿下来。仰望远方的土地  
以及能治愈我千年悲怆的炊烟

我看见在一枚苹果体内  
秋水充沛长成蔚蓝

落叶在晨光中  
眨着眼睛

□李志胜

面对啾啾的鸟鸣，葡萄叶、石榴叶  
玫瑰叶、月季叶、红叶李树叶……  
悉数闭上了嘴

学着鸟儿飞掠于地面的  
也都是长寿者  
满地的光亮，再也切不动了  
岁月吹凉的歌谣里  
振翅的欲望和努力，依然在继续

像鱼吗？不，就是鱼  
光亮风化为水。只是它们再也无力  
只能固化成石  
只能眨着鱼儿的眼  
用各自独特的眼神，看世界破晓

好喜欢它们此时的样子  
我停下扫帚，想象未来可期的目光  
届时，是不是还会有这些安祥？

## 告别

□赵亚东

我们谈起生死  
在暮晚的农场，一壶沸腾的水  
发出呜呜的响声。

我们把劈好的柴火  
送回到森林里  
那本打开的书又重新合上

遗失的钥匙藏在草丛里  
星空下的飞鸟  
叼走了最后一粒稻谷

赶一匹秋色  
入心房

□孟宪华

抖着胡须的玉米真喜人  
来！尝一棵玉米秆  
是否和童年的味道一样  
是白云开口了吗  
棉花一笑，日子就温暖了

## 站在秋天

□徐洪涛

一阵秋风  
使劲敲打一朵菊花  
薄薄的羽翼纷纷落下  
湖边最后那只青蛙  
在荷叶伞下闭紧了嘴巴  
乌云撞坏喇叭花的门径  
一只蜜蜂  
摁住心跳  
忘记了怀念

今年房前那片地里  
最小的土豆都被瘸腿老太溜回  
她说土豆歉收  
要把小土豆磨成粉子  
要是还能活过这个冬天  
等孙子们放假，再亲手做一顿  
驴肉粉面蒸饺

连泥带土的小土豆，躺在盆里  
一遍又一遍地翻动  
一盆又一盆地搓洗  
屋檐下接雨水的缸沿  
粘着臭蚊子的翅膀

夕阳下，木板凳老人  
手背的青筋  
在磨盘上一圈一圈地旋转  
隆起的身背在磨磨的节拍里  
点起了灯光

## 磨土豆

□刘颖

磨碎的土豆泡在清水里  
又在土炕上烘烤  
扯几件旧衬衫的碎片  
用手针拱成了密码  
一袋一袋地分好  
这是大姑娘家的  
这是老闺女家的  
装满积攒一秋力气  
肿胀的手指，抹着清鼻涕

我用手碾着凝固的土豆粉  
祈祷明年春耕  
听瘸腿老太，发出种地的号令  
等到，大门前那片土豆花开  
你点起一支烟站在云朵下

“扒”出来。抖去身上的尘土，爸爸发现食指短了，是那根飞向战友的钢管削掉的。

冬天的夜寒冷而幽长，油灯的火苗，时大时小，轻轻跳跃，就像爸爸述说的故事或长或短。

爸爸是比王愿坚笔下的“普通劳动者”更普通的劳动者。转业回到地方——老家黑龙江，他放弃了干部职务，甘愿做一名普通的司机。

在多拉快跑的年代，驾驶“老解放”是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儿。“老解放”是双离合，没有同步器，方向盘间隙大，没有助力器，发动机马力小，拉货多。驾驶室里的爸爸需要紧盯住前方的道路，一只手不停地调整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迅速变换档位，两只脚在离合、刹车、油门之间或轻点或重踏不停切换。达到承载极限的“老解放”在崎岖的山路上，随着道路的起伏左倾右摆，伴着发动机嘶嘶的轰鸣声，沿着轮胎一个带花一个带花地缓慢而努力地前行。

不知道哪里有食堂，不知道哪里能住宿。宵衣旰食，每日出车补贴四毛钱，按周发放。爸爸拿出一块八毛钱买一个红烧肉罐头，把罐头分成两份，一份不停地调整方向盘，另一只饺子，一个罐头能吃两周，在冻白菜蘸酱的日子里，够奢侈了。我喜欢冬天，有窗上的冰花，有曼妙的风雪，还有周六的晚上油灯下一家人包饺子的情景。

那枚战场上的子弹壳，直到油灯退役，擦去上面的尘埃，依然锃亮如初，没有丝毫锈蚀。



张海东(傲霜)

国画

193×163cm

## 红枫叶

小浮生

□张壹弛

一场秋雨，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。

“春困秋乏”，老话诚不欺我。上一周过得昏天黑地，日月无光，困倦和疲乏无时无刻地袭来，可谓是“心似已灰之木”。而把这“已灰之木”点燃，全靠盼头。凭借畅想，我在远方看见一大片硕大又酸甜的梅，止渴；在周末午后，带着一盒三明治和一大杯热可可，在学校后山上与好友一起野餐，让秋日斜阳伴着可香，晒化一周的疲惫与哀愁。微风拂过，满山的红枫，那么浓稠热烈，红到足以把什么“已灰之木”，什么“不系之舟”，统统点燃……

然而，周五，雨来了。藏在雾里，东瀛刺客一般隐着行迹，松松散散地地下着，却伴有晚秋的暮色与寒气。淅淅沥沥一整天，待月上梢头，就施施然走了，毫不关心世间的狼藉和我的失望。

瞎。全没了，全没了！好一场杀气腾腾的雨！生把满树的火烧褪，烧毁了！高明的刺客，谋杀了我的秋！树干熄灭后，倒真像是“已灰之木”了，与地上飘零的“不系之舟”们一起，在秋意凛然的世界里无所适从。

就在周三傍晚，世界还不是这样的。那时我坐在图书馆里自习，特意选了个好位置。透过正对着学校后山的窗户望窗外，好像一切都在燃烧，烧得连眼前这块玻璃都冒热气，烧得手边的作业如无人观赏的太阳一般无趣，烧得我心都满是刺痒的热望，烧得世界一片寂静，除我之外再无他人。树是燃烧的，连带着树上的枫叶也一起烧；叶燃着，火种飘落到地上，于是大地也烧了起来；风吹过，卷起红叶、卷起火、卷起树的精神、卷起燃烧，于是风也烧；烧啊烧啊，烧到天上，把白云都烧成晚霞；晚霞晕成漫天大火，热气腾腾地，又点燃更多的树——树积攒了一年的青绿，就为了此刻这极致地燃烧，烧成一曲秋颂，烧掉万千思绪，把看客的惆怅都烧成落叶，飘落成泥，这样等冬雪来时，世界和心就都是一片干净的白。

一山的树，一树的火呀，就这样蓬勃地烧在我心里。

虽是安慰自己，时光不可追，火烧在心里就够了，但就如同看见个龙钟的人会忍不住畅想他青春的时候，面对绚丽的晚霞，还是忍不住怀念那满山的火。甘美的秋日午后啊！再次相见，应是一年之后了！或许，烧的本就不是枫叶，而是大好年华里想赏枫的心。而枫叶常有，好年华与想欢呼着去赏枫、品叶的心却不再有……

无论如何，我与今年这山红枫叶错过了。永久地，不可挽回地错过了。好在人生不止一场秋，红叶值得夹在书里也正是因为好光景总是一期一会，明年的叶绝不会是同一枚。倔强的火、倔强的时光，灭，则灭矣。发呆之余，决定第一场雪下来时，要小跑着去看。

好时光，不回头。

主编：施虹  
责编：曹晖  
执编/版式：杨铭  
美编：赵博  
投稿邮箱  
a84655106@163.com



龙头新闻APP  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